



《蔬菜月令》

徐斌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我和徐斌相识十几年了。这要感谢文字的缘分。十多年前,我初次读到徐斌的文字,就被他的平实、素雅和安静打动。文字是一个人的影子,徐斌的文字背后也该立着一个可爱的人。

这十多年来与徐斌交往的经验让我有些得意——我当初的判断是对的。

徐斌和我都是1960年代生于乡下,童年和少年时代喂过猪、养过牛、砍过柴、割过稻子,也都饿过肚子挨过冻,而后通过高考的死缠滥打,摆脱了世代为农的命运。在山村长大的徐斌,年幼时历经诸多艰辛,这当然不值得大惊小怪,他的艰辛其实也是那个年代乡下人共同的艰辛,所不同的是,徐斌在人生的初始即遭遇了生活的严寒冰霜——失去了疼他爱他的母亲。幼时失怙,乃人生至痛。漫漫长夜中,年少的徐斌一定有过仰望天空、暗自垂泪的经历。泪水柔软,也坚硬,被泪水淘洗过的眼睛,更清澈,被伤痛侵害过的心会更慈悲,也更坚

忍。我读过徐斌的很多叙述少时生活的文字,很少看到对苦难的描述;他偶尔叙述少时的窘迫,也多半是为了烘托和感激别人的恩惠,即使写到他早逝的母亲,也仅是三言两语,像是独自在风中的小声叹息。这样的姿态,总会让我动容——只有对苦难感受深切的人,才不会轻言伤痛,不会“炫耀”苦难;这样的人,更有体恤和悲悯之心,更容易对他人的苦痛感同身受,对他人的幸福和幸运报以真诚的祝贺和祝福;同样,这样的人,在生活中会更练达,更柔润,更迷人。

我用“迷人”来形容徐斌,并非溢美之举。我和徐斌有着频繁的交流 and 交往,在我的印象中,徐斌为人热情,但这种热情却不是夏日般的那么炽烈,而是如冬阳一样悄然散发,让人有一种妥妥的熨帖;他在众人瞩目的场合,总是安静地坐着,笑眯眯地听,小声地说,纵然偶尔率性,喝得有点高,也不会妄言乱语;倘若有朋友失态、失言,他还会巧妙地帮着圆场,让人不尴尬、窘迫。这些都是琐事,但琐事最能泄露一个人的真面目。徐斌在“琐事”中表现出的沉静、温润和周到,让我常有在发黄书页中邂逅古君子的感觉。这种难得一见的“老派”风格,与乡村曾经的淳朴有关,与他父母的血脉有关,与他年少时遭遇的艰辛和伤痛有关,也与他的朴素的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息息相关。

徐斌爱读书,涉猎极广,特别是文学、哲学和自然之类的书籍,他更

是痴迷有加;他又是极爱观察和思考的人,他从鲁迅的如刀似剑的文字中读出脉脉温情,从魏晋文人的豪放不羁中读出雅人深致,从前辈教育家的闲谈、逸事中读出责任和职业尊严。这种读书姿态,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的养分,更是为了检点内心,自我涵养。徐斌深爱自然,他喜欢静坐水边垂钓,不是为一鱼之乐,只是为了享受面对微波的安宁和惬意;他喜欢独自在荒野、河边骑行,晨露初起时悄然出发,夕阳西下时,虽满身疲惫,却又是满心欢喜。徐斌对自然的亲近和热爱,并不是“遁世”,而是一种更为主动的发现和寻找,寻找生活的诗意,让自己的生活更纯净、内心更丰盈,让自己更懂得体恤、悲悯和感恩。正是这种自觉自省意识和主动寻找生活诗意的姿态,才成就了徐斌身上可贵的“老派”风格。

徐斌的体恤、悲悯和感恩,在这本著作中也得以完整呈现。

三年前,徐斌幸运地与一块城市菜园相遇,那块菜园也是有幸的,它遇到了一位最懂它、最会善待它的人。春去冬来,日升日落,菜园中的徐斌不是一个矫情的体验者,他脱去衣衫,弯腰屈膝,翻地、播种、浇水、施肥、剪枝、除草,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么谨严而虔诚,他小心翼翼地伺弄、呵护每一棵弱小的秧苗,像是在课堂上小心地呵护他的那些敏感而自尊的学生,生怕伤它们、“弄痛”它们、委屈它们;面对泥土下的一条蠕动的蚯

蚓,面对土垄上一朵悄然绽开的萝卜花,或是一个欲说还羞的番茄苞儿,徐斌总是满怀诚敬,满是怜爱。在徐斌的眼中,每一粒种子,每一棵蔬菜,每一只路过的蝴蝶、蜜蜂,都是活生生的生命,他笑意盈盈地打量它们、抚摸它们,又面带几分得意,描述它们的模样,讲述它们的故事。

徐斌这几年为他的那块菜园写下了三十多万字。在我的有限的阅读经验中,如此大体量地为平凡的蔬菜写下这么多文字的人,确实少见。徐斌不厌其烦地书写、讲述他的每一种蔬菜、每一次种菜经历,是因为他的内心里洋溢着对生活的深情。因了这种深情,他对泥土的热爱,对植物、动物的体恤和悲悯,对每一缕及时赶来的阳光、每一阵如约而至的雨水的感恩,总是让人怦然心动。同样,因为披着真挚、深情的底色,徐斌的文字像是初阳下的露珠,始终闪耀着澄澈而灵动的光芒。而更难能可贵的是,因为有着丰厚的学养和深厚的文字功力,徐斌写菜园,写茄子、辣椒、白菜、茼蒿,神游八极,张弛有度,偶尔的联想和议论,总会让人惊喜、艳羡,又不禁静默、长思。

能让人掩卷长思的文字,无疑有着动人的力量;能让人珍惜和敬重的人,一定有着迷人的灵魂。在我来说,能与徐斌相识,与他的诸多文字相遇,确实是幸运之事。我这么说的时侯,徐斌笔下的那些蔬菜们说不定也会说,瞧,我们也幸运啊,遇到了一位懂我们、惜我们的人,他是我们的知音!

莫问芳归处

何霞

昨天收到老师刘湘如先生寄来的他的著作《朱熹别传》,似是许久没有这样的冲动了,我居然熬夜看完了。以前我也是拿着书不肯放手的人,会花大把大把的时间看,渐渐地,不知是否因年龄的增长,看书的节奏慢了下来,很少会一次看完,总是慢慢地读。而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,我却一刻不想多等,似乎严蕊的命运在等着我。于是拿起书就没有放下,一直到看完。

看完已是夜静时刻,合起书,却没有睡意,严蕊这个名字萦绕在心头,最后她的那首《卜算子》也留在心头:

不是爱风尘
似被前缘误
花开花落自有时
总赖东君主

去也终须去
住也如何住
若得山花插满头
莫问奴归处

且不说这部小说的精巧构思,纯美文字,诗化的语言描写,也不想去了解朱熹,甚至不想去说与严蕊有情的唐仲友,我只是看严蕊。于严蕊而言,或许《风尘误》才是她的名字,一

人风尘终身误。是朱熹害了严蕊,不是整个封建社会迫害了严蕊,让她沦落风尘,误了她的锦绣年华。她本是一株“幼芳”,生于书香门第,父亲为大儒,母亲是大家闺秀,她自己亦是聪慧过人,诗词为心,六艺为骨,生得是亭亭玉立,风姿卓约。她能与父亲谈诗论词,谈古论今。她本该一直这样幸福,从“幼芳”绽放芬芳的,可是这样美好的时光永远地停留在了她的十六岁。她在如花年纪里遭遇家门变故,父母双亡,她也被迫沦落风尘。从此不再是“幼芳”,她是“严蕊”,严寒过境,只余芳蕊。

不知年幼的严蕊经历了多少心路的百转千回,终练成她的从容超然,沉着淡定。身于风尘却以拔尘脱俗的风貌和清雅淡然的姿态倾倒了台州一座城,甚至是那个时代……

倾倒了一个时代的奇女子严蕊终遇到了生命里的缘。无法说那是怎样的缘分,总之严蕊是一头扎了进去,于是也造就了她往后的情殇。与唐仲友的相遇相识相恋,我不知道于严蕊是一段怎样的情路。但是,她总有一时间的幸福吧,他们诗词唱和,携手同游,情定天台。可是幸福来得短暂,去得突然。

严蕊与唐仲友的倾心之恋结局却是,唐仲友被朱熹党派上书弹劾,其罪是“狎妓旷职”;严蕊以“淫”罪入狱。唐仲友有官职在身且不论,严蕊一弱质娇女却被堂堂大学者严刑拷打,肆意折磨,他们企图以此从严蕊口中得到唐仲友的“罪证”。其实看到严蕊以“淫”罪入狱,我心头真是欲哭无泪,真真可笑至极!把一闺阁娇女逼为“营妓”,结果还以“淫”定其罪,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!这一切都是谁造就的?好一个大学者,当真是阴暗变态,不堪提及!

然而严蕊当真是奇女子,弱质娇女的她无惧刑堂。一任刑杖加身,任凭酷刑坚决不招,并铁骨铮铮,言语掷地有声“身为贱妓,纵与太守有染,罪不至死……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,虽死不可污也。”不知别人怎么想的,我看完只想纵声长啸,严蕊,你虽沦为贱妓,可是品性高洁,风华出尘岂非那些衣冠楚楚之人可比?

后得岳飞之子岳霖的周全维护,严蕊终出牢笼。严蕊这般经历之后,仿佛更加看透了尘世。虽得岳霖恩为月老之恩,但是于情感中,唐仲友的犹疑却如当头一棒,严蕊于失望中彻

底熄灭了对唐仲友的深情。

从感情上我惋惜严蕊的决绝,但是在理智上,我是赞赏严蕊的勇气的。就像严蕊对唐仲友的问,娶出身风尘的严蕊为妻,唐仲友如何为官?如何面对现实生活里的谩骂指责?纵然严蕊一身清霜月华,但是尘世里的条条框框又怎能宽恕她?就算他们情比金坚,又怎能抵得过经年累月的世俗的指指点点?

在我想来,严蕊,一身清华为何要去承受本来就是这个世界强加给她的枷锁?不如归去,芳踪缈缈不现,让世人记住的永远是她的高洁品质,是她的无双才华,是她的超然出尘……还有她那首凄婉悲壮的《卜算子》。我想她是在意的,一人风尘终身误,便从此远离尘嚣吧,情归于尽,莫问芳归处。

(作者系文学爱好者)

